

花舞大唐春

齐东方 著

解读何家村遗宝

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碰撞孕育出的一颗明珠，尽显大唐盛世的雍容华贵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花舞大唐春

齐东方 著

解读何家村遗宝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舞大唐春：解读何家村遗宝 / 齐东方著. 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.7

ISBN 978-7-5325-8799-5

I. ①花… II. ①齐… III. ①窖藏(考古)—历史文物—研究—西安—唐代 IV. ①K872.411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0347号

花舞大唐春

解读何家村遗宝

齐东方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 网址：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：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：www.ewen.co

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10×1000 1/16 印张17.25 插页4 字数217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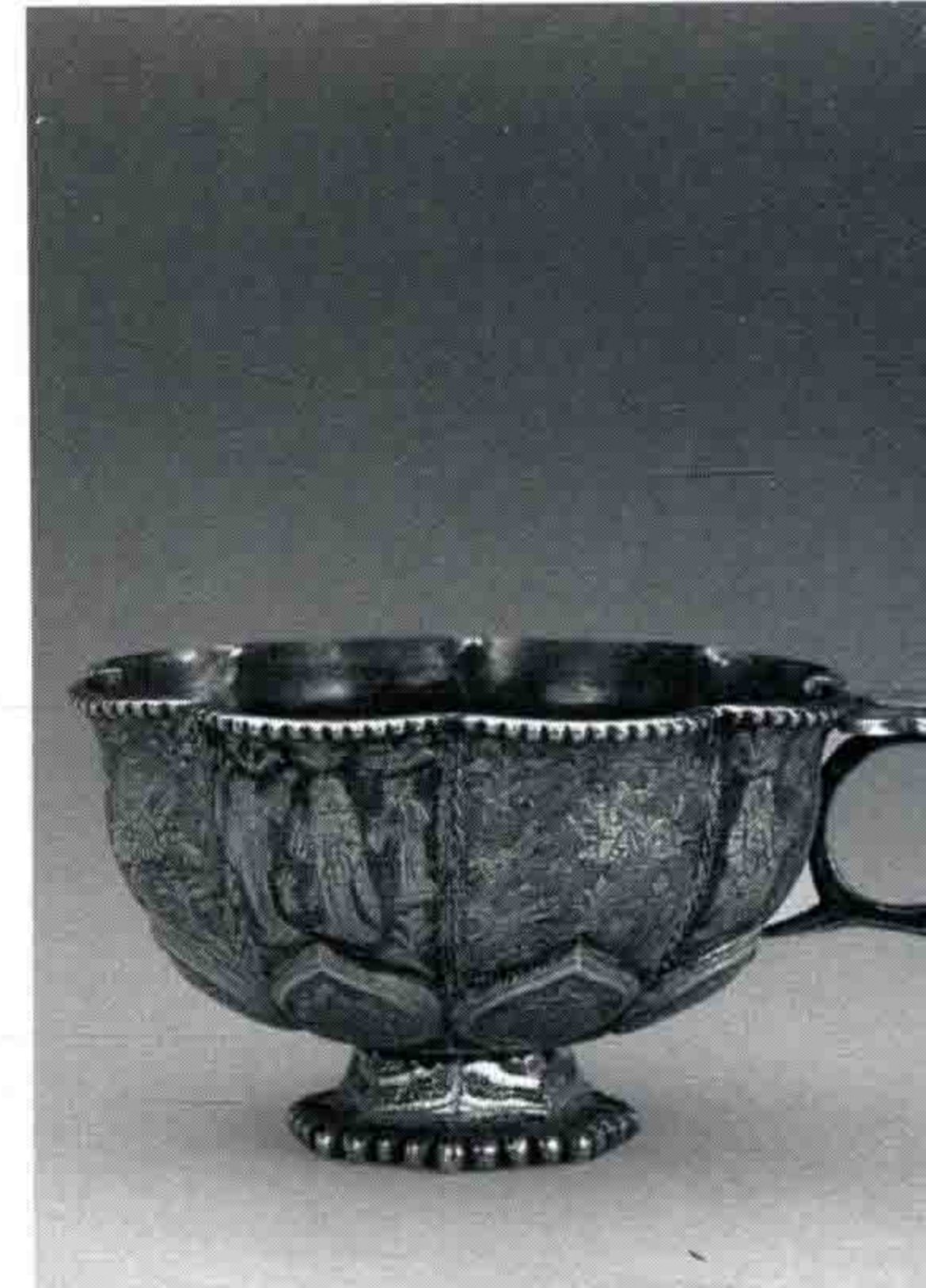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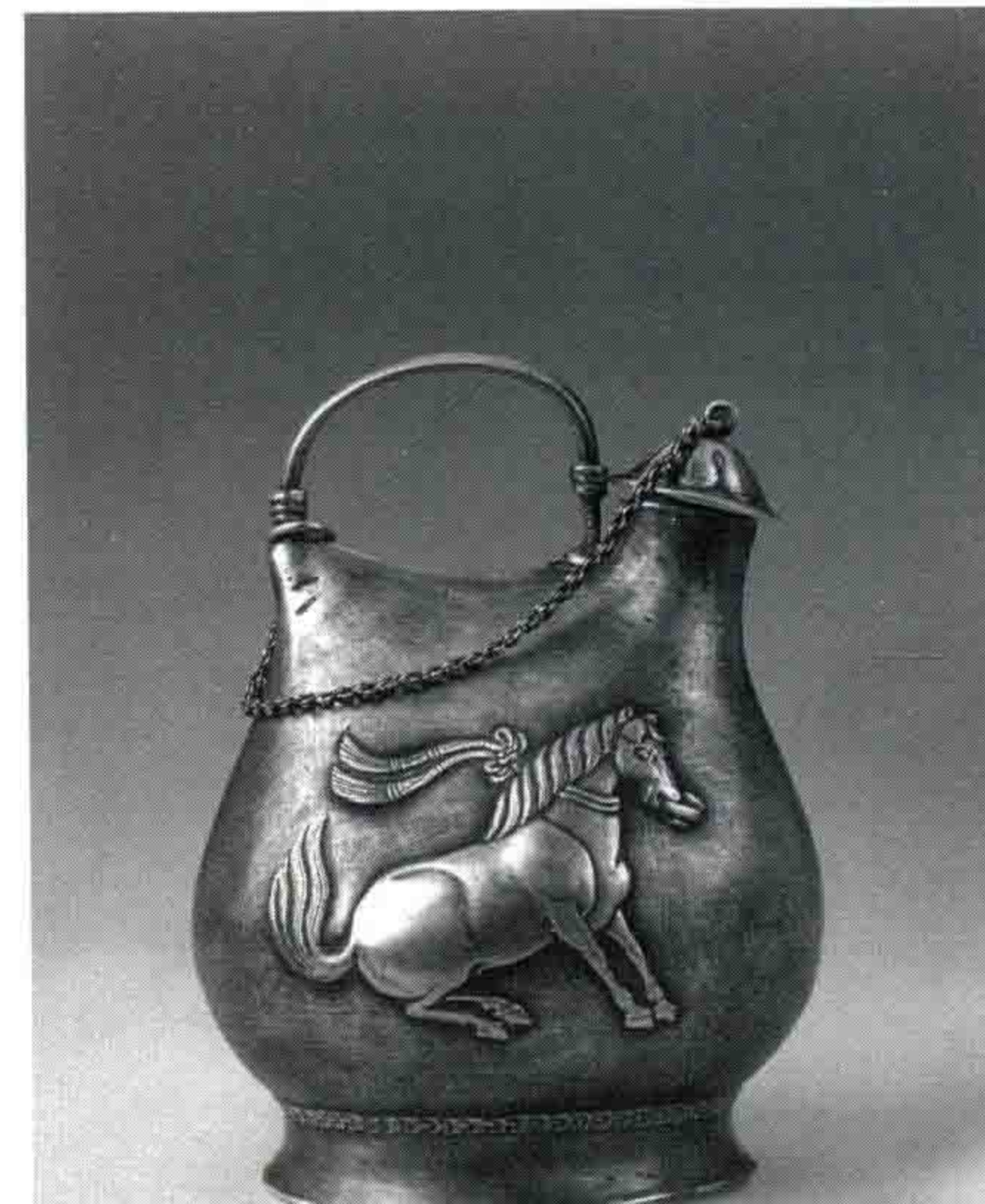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300

ISBN 978-7-5325-8799-5

K·2464 定价：98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

目 录

开 篇

发 现	003
亮 相	009
波 澜	019
发 展	027

大唐风华

玉石品第	039
真金白银	057
错彩镂金	075
异宝奇珍	163
金石延年	2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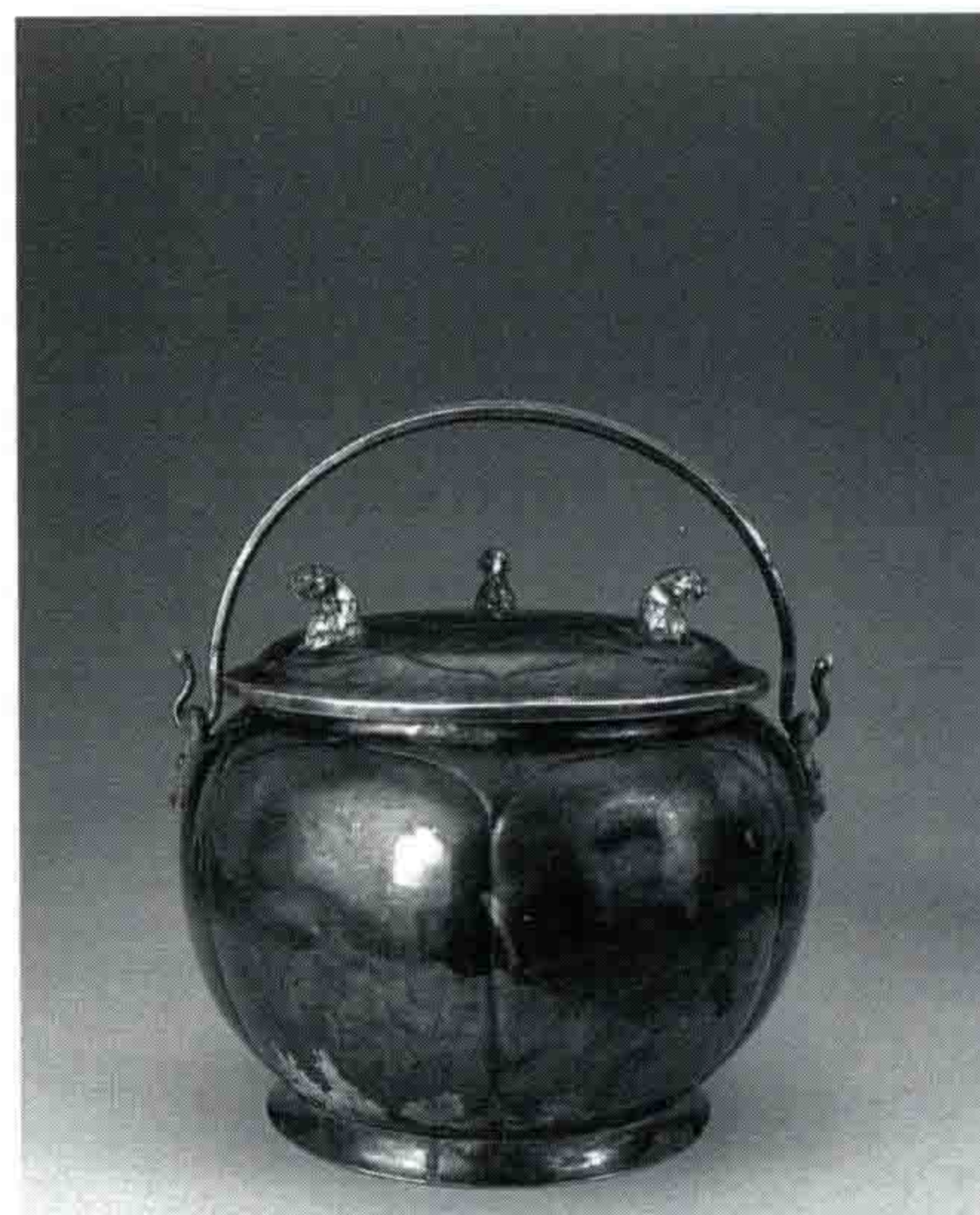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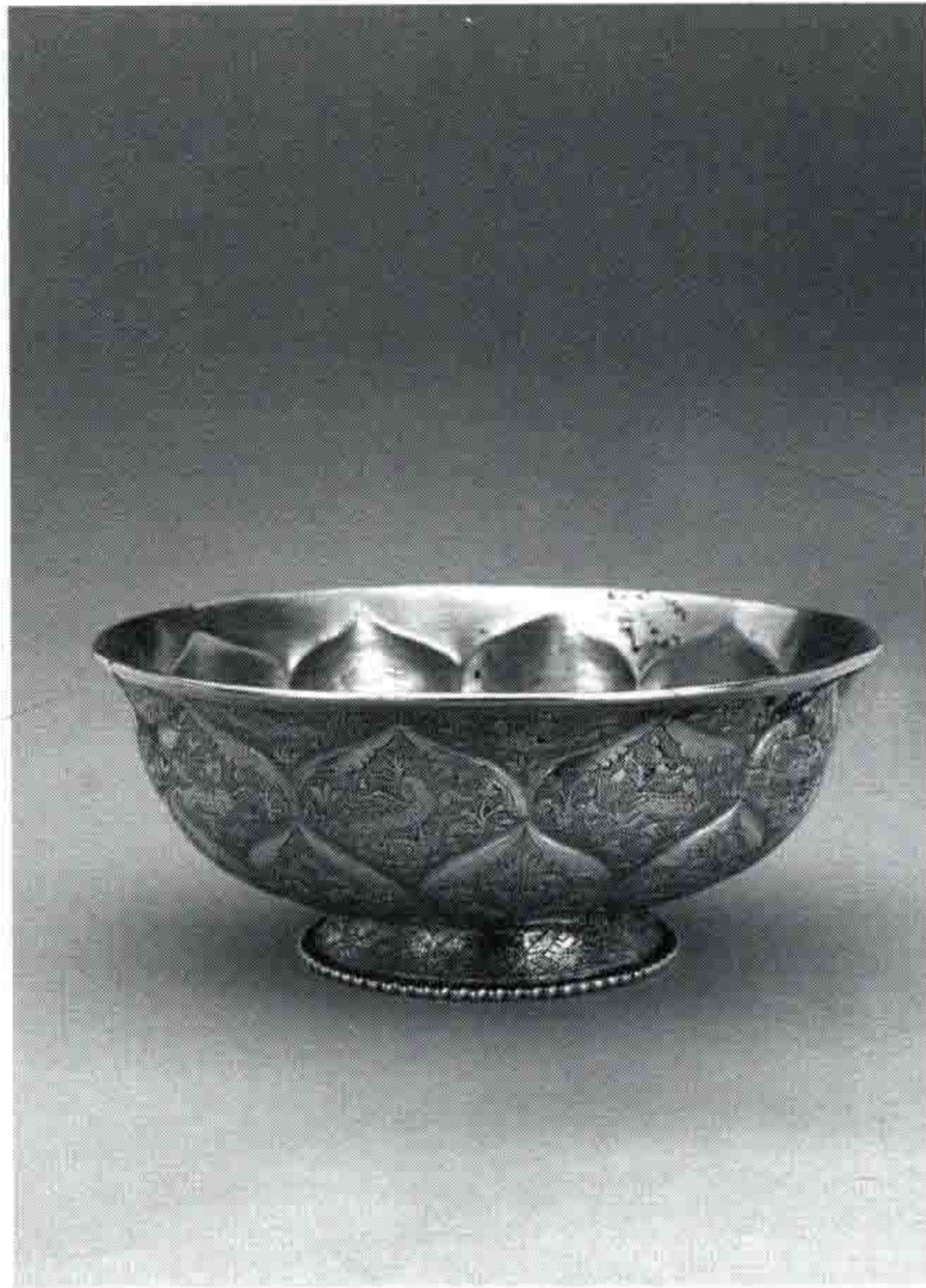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结束 的结语

思想碰撞	249
破解悬疑	259

插图索引	273
------	-----

1970年10月发现的何家村遗宝，
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，反而以
独有的魅力，谜一样地吸引学界不断
地探索、破解。

开 篇



发现

1

疑问之序
偶然的发现
价值何在？

如果说起一百年来唐代重大考古发现，一定会包括何家村遗宝。

如果问起，通过什么文物可以认识大唐盛世？一定会回答何家村遗宝。

疑问之序

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？精美的器物来自哪里？何时被埋入地下？为什么要埋入地下？

如

果说起一百年来唐代重大考古发现，一定会包括何家村遗宝。

如果问起，通过什么文物可以认识大唐盛世？

一定会回答何家村遗宝。

1970年10月发现的何家村遗宝，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，反而以独有的魅力，谜一样地吸引学界不断地探索、破解，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。

历史时空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。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？精美的器物来自哪里？何时被埋入地下？为什么要埋入地下？那些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是什么？……一连串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学界，一个个尝试解读也接踵而来。然而，目不暇接的观点，引起的困惑，比答案更多。

但是，无论学术观点如何，人们一致认为，何家村遗宝不仅仅精美绝伦、价值连城。古代多彩世界中，快乐的生活、惊奇的发明、精妙的艺术、森严的等级、文化的融合，等等，都在这批遗宝中得到淋漓的反映，它们阐述了唐代乐观开放、积极进取、兼容并蓄、博大精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

当最初，人们真切地看到那些巧夺天工的文物时，像是透过美丽面纱看到了唐代精致的生活，人们陶醉于对遥远文明的浪漫想象，然而从中望去却朦胧而茫然，这反而更激发了他们探索这批遗宝背后奥秘的热忱。

偶然的发现

偶然的基础建设发掘出的两瓮一罐，惊呆了现场的所有人。

1970年10月5日，西安市省公安厅下属的收容所正在进行房屋建设，当地基下挖到近一米深时，一个陶瓮露了出来。古都西安基建时发现文物并不奇怪，这个普通的陶瓮除了体量较大外，



遗宝中的两瓮一罐（1972摄）

也无特别之处。可，打开盖子一看，里面银碗、银盘，金盆、金杯……耀眼的文物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。

收容所负责人感到事情非同小可，立即报告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。文管会随即派考古人员赶到现场，立即判断说：附近很有可能还有文物埋藏。于是决定对四周进行探查。几天后的10月11日，在陶瓮北侧约1米处又发现一个陶瓮。这件陶瓮在铲探时恰好被打中，传递出清脆的声音，再打下去，似乎击中了成摞的银碗。好在，当感觉奇异时铲探立即停止。仔细清理泥土后，被探铲击破了一个洞的陶瓮显露出来，陶瓮内的文物没有受损。紧挨这件陶瓮的，还有一个装满器物的银罐。

两件陶瓮大小相若，高65、口径37.5、腹径60厘米。将两瓮一罐文物移至室内清点、登记，共有金银器、银铤、银饼、银

板、钱币、玛瑙器、水晶器、玉器、金箔、麸金、宝石及朱砂、石英、琥珀、石乳等文物1 000余件。其中金银器皿最多，共271件。金器总重量298两，银器总重量3 900多两，闪耀夺目，令人惊诧不已。

价值何在？

唐代宫廷贵族生活、金银制作工艺、租庸调制、道教和医药、胡人和胡风等，都能在它们身上看见。

按 以往的知识 and 经验判断：这是唐代文物。由于收容所的位置在西安南郊何家村，依考古惯例，遗迹以发掘地点命名，于是两瓮一罐被称为何家村唐代窖藏。

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西安地区发现唐代窖藏文物约20处，可没有一处数量、种类和品级上能与何家村窖藏文物相比，它的发现极大地填补了唐代物质文化的空白。

窖藏珍宝很多前所未见。刚刚发现时，虽无法恰当、准确地评估它们的价值，却完全可以预感这是个重大发现。经过粗略地分析，人们逐渐形成了共识：

- 窖藏文物反映了宫廷贵族丰富多彩的生活；
- 金银器制作工艺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；
- 晶莹剔透的玉石作品，展示了当时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魅力；
- 种类众多的钱币是一次空前的发现；
- 带文字的银饼印证了唐代的租庸调制；

一些药材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；
文物中还有外国输入的物品……

当时正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中，惊心动魄地破四旧运动刚刚过去，古代珍宝奇迹般地出现，勾起了人们无法抹去的怀古之情。





亮相 2

原始报告

展览插曲

外交使者

唐代形象的代言

盛世大唐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

了解世界的窗口

1971年的展览，在北京引起了巨大轰动。

原始报告

1972年复刊的《文物》，刊载的就是它的简报。

真实的物品和虚假的结论背后，隐约显露出难能可贵的学术规范。

地下文物出土层出不穷，人们对祖先创造的文化难以忘怀。无论是出于尊重，还是出于猎奇，何家村窖藏没有任何宣传，没有任何炒作，却在当年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几乎所有学术刊物都被迫停刊，考古领域的杂志也难逃此命运。然而何家村窖藏以及其他珍贵文物的陆续出土，

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

陕西省博物馆
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

陕西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地区之一，地上地下遗存着丰富的历史文物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”的伟大方针，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，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，我们先后组织了三十二个文物工作组，对全省八个地区，九十六个县（市）的文物工作进行了四次调查，并召开了我省第一次文物工作座谈会，深入贯彻宣传了党中央保护文物的政策、法令。同时，在重点发掘地区，边发掘、边展览，努力做到“古为今用”，调动了广大群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。因此，

全省各地不断提供发现文物的线索。一九七〇年十月，西安南郊何家村两瓮唐代窖藏的文物，就是在群众报告线索和科学工作相结合的情况下发掘出来的。

两瓮唐代窖藏的文物共计一千多件。其中金银器物有二百七十件。唐代金银器这样大量集中的出土，是建国以来空前的发现。此外还有宝玉珍饰、贵重药物、中外钱币、银铤、银饼、银板。这批文物的特点是，数量多、种类繁、制作精美，保存完好，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很高的价值。现将这批出土文物，列表于后：

《文物》上刊载的简报

令人兴奋不已。借此时机，在郭沫若建议、周恩来的关照下，《考古学报》、《考古》、《文物》最早复刊。《文物》1972年第一期复刊号上，就刊载了何家村窖藏发现的简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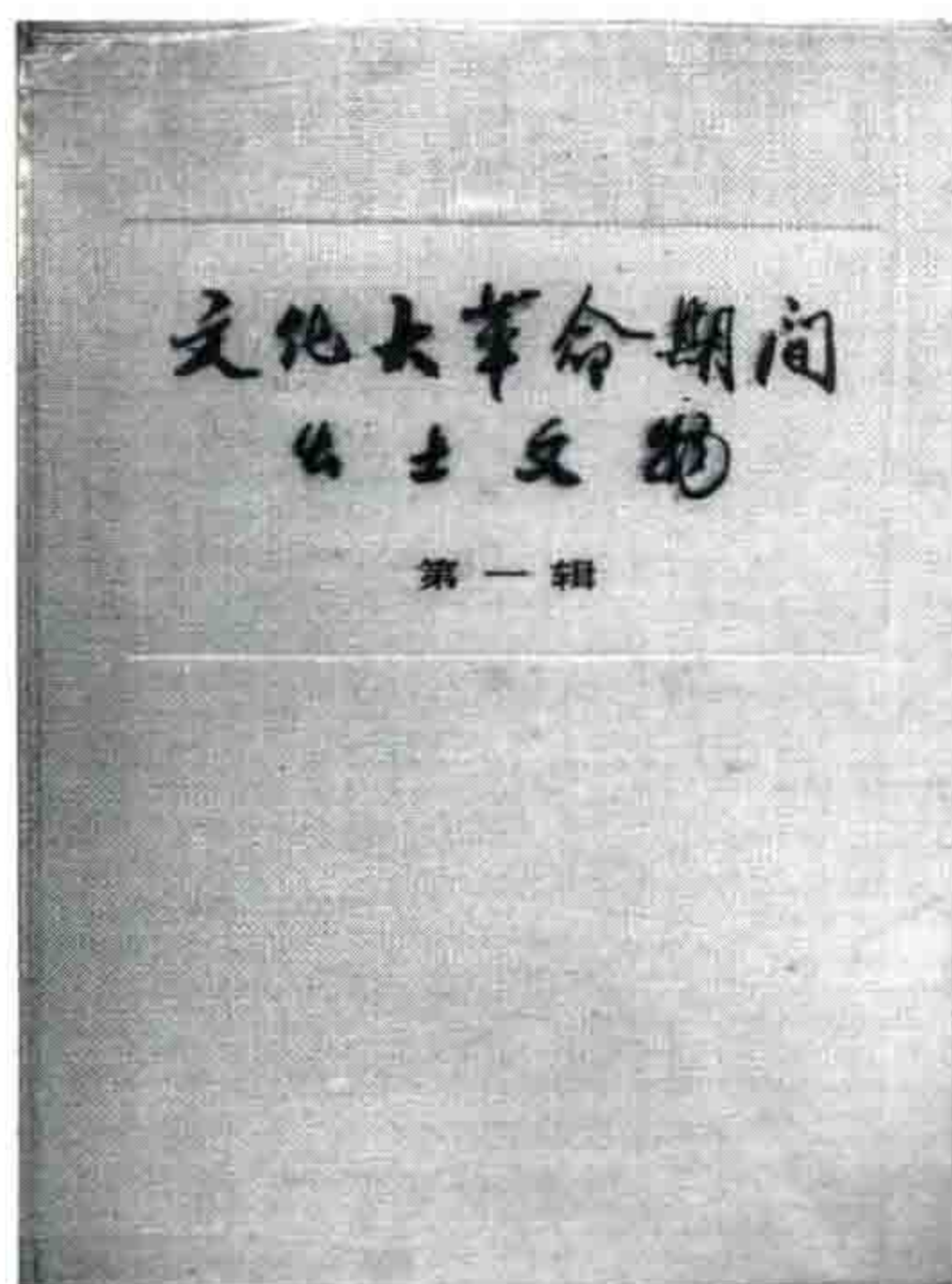
何家村窖藏的报告很简单，文字不足五页，内容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：“这批文物有力地揭露出盛唐时期的社会真相。”“剥削阶级在这个盛世里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，霸占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，严重阻碍着社会发展。”这种演义推理如今看来可笑，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所难免。应感叹学者们能将简报发表出来，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列出了一个器物登记表，公布了不少图片，还将发现地点的周围比较全面的钻探情况进行了介绍，真实的物品和虚假的结论背后，隐约显露出的学术规范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展览插曲

何家村遗宝亮相北京，还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紧张事件。

1971年初，何家村窖藏的部分文物被送到陕西宾馆，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参观，他是首次见到这些珍宝的外国人。紧接着在6月，北京故宫慈宁宫正殿举办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”，面向广大民众。何家村窖藏提供参展文物很多，共50件（组），人们想象中唐代文化当是富丽堂皇的，这次亲眼看见了实物。

展览当时在北京引起了巨大轰动，中央许多官员都去参观，还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紧张事件。当时权势显赫的江青，对那件流光溢彩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很感兴趣，隔着展柜玻璃观看不过瘾，就要求



“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”图录

将这件金碗从展柜中提出，拿到一个房间一个人仔细观赏，连陕西方面负责展览的责任人也被拒之门外。这位负责人很担心，文物如果还不回来怎么办？急得头上直冒汗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金碗才被拿回展室，放入展柜之中。负责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他对江青缺乏信任，事出有因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权势人物占有国家文物的事，确有发生，如同样权势显赫、担任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央“文革”小组

顾问的康生，对文物古董有着特别的兴趣，甚至到了着迷的程度。他很懂行，趁“文化大革命”之乱，康生一面拼命鼓动“砸烂四旧”、抄家，一面瞅准机会侵占文物。他多次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查看各地抄来的文物古籍。他对工作人员说：“这些东西你们还是先不要动，我想里面有不少是防扩散的，有些还需要鉴别。这样吧，你们负责看管好，我专门找个时间来为你们鉴定一下，对这些四旧东西怎么处理，中央‘文革’也还需要研究，伯达同志、江青同志他们都是内行，等我们来看了再处理吧！”就这样，康生多次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，有时拿走古籍，有时拿走文物。每次都说“拿回去鉴别”，或者“借来看看”，后来自己都觉得不妥，因而有些时候也掏钱“买”。康生弄文物古籍的事被别人知道了，有好几位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走红”的大员来到北京市文管处，挑拣所爱，打包回府。

